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九

玄宗五

總論玄宗之政 温公 孫之翰 東坡 范祖禹 石守道

總論玄宗之政

温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儉約如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又論安禄山搜捕樂工入洛曰

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堦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傷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翫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孫之翰論袁楚客諫帝娛樂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

政治用才傑百度修舉内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娯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娯樂何損於事袁楚客上疏引太康之事由余之言為諫此乃賢人見逺而慮深也大抵人之情好逸而憚勞志意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怠者驕怠不已憂患遂至此人事之常勢也況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内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意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巧以奉之心悦意

快以寵其人一人寵之則姦人之徒爭為之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

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政事委信賢才以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平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寖久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材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賢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致天寶之亂也若中智之主不及明皇材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

効明皇縱樂不待久而為亂也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致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慎如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足何必數從禽廣聲樂使姦人窺之奉其欲之為樂也後世必法堯舜之君常保儉德恐有不能或嗜好於物不可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有迹

外或有恩澤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有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自有所希矣倦怠有迹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自有所為矣假恩澤者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大行而撓政令矣明皇在位歲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天寶之亂原於是年矣

東坡論重內輕外之弊曰予謂古者任人無內外輕

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寳間重内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師守自以為不如寺監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禄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内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范祖禹論禮遇姚宋林甫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

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

進矣

石守道論任用楊李曰書云后非賢不乂又曰良臣惟聖則知人君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性必由忠賢輔翼然後聖德日躋而天下長治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三皇言三皇者莫尚乎黃帝須得六相而後皇道成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五帝言五帝者莫尚乎堯舜堯須得四嶽舜須得十六相而後帝德盛也古之言治者莫尚乎三王言三王者莫尚乎禹湯文武禹必

得益湯必得伊尹文王武王必得周召吕望而後王業大也三王而下言治者莫尚乎漢言漢者莫尚乎高祖高祖必得蕭張而後能滅暴秦而平海内也漢而下言治者莫尚乎唐言唐者莫尚乎太宗太宗必得房魏而後能革亂隋而登太平也故曰人君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性必由忠賢輔翼然後聖德日躋而天下長治矣臣觀唐明皇帝為臨淄王始得劉幽求等克討韋庶人以清内難自皇太子即帝位能用

崔日用郭元振等遂誅太平公主以除大懟開元初則引姚崇宋璟等為宰相乃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之功業偉哉侔禹湯而齊文武矣曁天寶初姚崇宋璟既死又斥棄張九齡不用專任李林甫楊國忠於是忠良路塞君子道否姦黨並進小人得時明皇一身三處受害林甫國忠蔽其明高力士塞其聰楊貴妃食其心大凡人所待而用者心也耳也目也聖人高拱巖廊之上南面臨天下者以心勞乎萬機之務而

計乎成敗也以明視乎九州之遠而察乎安危也以聰聽乎萬方之政而審乎治亂也今明皇心與耳目三者皆廢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性又安用之哉荒色淫湎惑以喪志萬機曠廢而不知朝廷傾亂而不察天下咨怨而不恤社稷將覆而不悟祿山兵起河北陷沒而賊據東都猶未之覺干戈將及乘輿乃遽走出延秋門以避鋒刃幾何不喪身亡國由林甫國忠之啟亂也或曰高力士弄權於外楊貴妃用事於

內天寶之亂豈獨林甫國忠也對曰力士所以得弄權於外楊貴妃所以得用事於內者由林甫國忠為之也高力士自開元初則知內侍省事已承人主恩寵是時姚宋為宰相力士小心供職而已固未敢干政事竊威權及林甫國忠為相皆由力士進達故力士得專恣矣宇文融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安禄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附力士並取將相高位專寵恣横威福擅作而君子道消開元初武惠妃

顧遇特厚以故王皇后見廢而明皇虚中宫二十年專寵惠妃及惠妃薨後庭數千人無可意者後楊貴妃進見至於朞歳禮遇纔如惠妃然則明皇在開元間非惑於女色而海寓無事政令和一豈非以姚宋等朝夕左右以忠言鯁論進於君耳使君汲汲行堯舜之道明皇鋭意治本懼兹正人飲酒不敢過夕坐朝不敢差晩絲竹不敢數御苑囿不敢頻行内雖嬖寵惠妃而外不敢隳慢庶政惠妃雖受君寵而不敢

輒竊君權雖有百惠妃又豈能惑明皇之心亂開元之政哉及楊貴妃入宫則林甫國忠為宰相唯以奢侈之務厭君之心佚樂之事蕩君之志積斂財貨以盈君欲崇飾臺榭以請君遊累日不視朝無人切諫連宵奏鍾鼓無人上言倡優日戲上前婦女朋淫宫内朝政大壞皆林甫國忠為之也噫用姚宋則治用楊李則亂賢臣不可不用也姦人不可不去也崔羣嘗對憲宗曰安危在出令治亂由所任明皇用姚崇

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禄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也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係非小又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之間繼有内難明皇平定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代長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

能勵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喬杜如晦魏鄭公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常經天后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

之末因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陛下既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為元龜開元之治天寳之亂則任賢臣與任姦邪得失安危明矣或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内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進接武而退何由辨得其賢臣而用之何由辨得其姦邪而去之對曰賢臣與姦邪迥異爾非為難辨也在人君密審而熟察其可見也昭昭矣其好直言君之短

者直訐君之失者好忠諫不避死者好補時政之闕者好不從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復為當朝正人之所延譽者為左右小臣之所譖毀者為宮掖嬪后之所憎惡者此則賢臣也其好隨君之意順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心徇君之欲好詭隨而從衆好循默而不言復不為朝廷正人之所延譽者為左右小臣之所引薦者為宮掖嬪后之所稱美者此則姦邪也君以此察之賢臣姦邪甚易見也明

皇欲罪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曰此家事何須謀於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實封張九齡奏為不可林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覩之皆以為九齡賢林甫姦而明皇怒九齡不順已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内罹毒國祚將傾豈止誤以千里也任人之際可不察與向使明皇能辨林甫之姦九齡之賢則豈有祿山犯闕之事也

千載之下可為龜鑑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龍翔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

肅宗一

即位靈武 范祖禹

太上皇 范祖禹

寶應元年四月崔侁奏尼真如登天得鎮國寶十三枚以鎮國癸甲寅上皇崩丁卯帝崩 范祖禹

去尊號去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祖禹

帝在彭原與張良娣博 范祖禹

上始以官爵賞功而朝士僮僕有衣金紫執役者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 范祖禹

帝初與回紇約克京城日金帛子女皆歸之至廣平王俶等收東京回紇大掠三日 范祖禹

命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

帝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 秦少游

以六等定陷賊官罪悔誅陳希烈等 温公

更制樂器 東坡

以李峴論毛若虛鞫獄不實罷相降蜀州刺史 孫之翰

藩鎮 范祖禹 温公

李揆 張唐英

李勉 范祖禹

即位靈武

范祖禹論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回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禄山也翰僨軍降虜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為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禄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

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正萬事難矣其

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太上皇

范祖禹論上迎上皇於望賢宫釋黄袍嘗膳習馬執

鞚前引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

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

望賢宫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爲

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

姦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肅宗之謂乎 又論帝遷上皇西内後感李唐對上皇亦思見陛下之言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雖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

海乎

寶應元年四月崔侁奏尼真如登天得鎮國寶十三枚以鎮國災甲寅上皇崩丁卯帝崩

范祖禹論曰昔堯命重黎絶地天通葢惡神人雜揉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又論李輔國殺張后及越王係兖王僩曰

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隷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巳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去尊號去年號以建子月為歳首

范祖禹論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乎

帝在彭原與張良娣博

范祖禹論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上始以官爵賞功而朝士僮僕有衣金紫執役者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

范祖禹論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官爵者人君

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不亦宜乎

帝初與回紇約克京城日金帛子女皆歸之至廣平王俶等收東京回紇大掠三日

范祖禹論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

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諸蕃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回紇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已至於後世則倚外域以成功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命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論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寇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帝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

秦少游論曰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葢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禄山之巢穴也鳥棼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絶足無所恃其勢也禄山師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

以為反賊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頸企踵惟恐其不與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為肅宗言之最悉此盖天下利勢乘之不可失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唯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偷為一切之計瓜

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全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禄山之關中河內兖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槖駞載歸其俗至謂禄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弘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

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
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
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
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以六等定陷賊官罪悔誅陳希烈等
司馬溫公論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烈
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
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

海橫潰乘天子播越偷生茍活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謟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廵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虀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廵徼之隸謀議不豫號令不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乎六等議刑

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更制樂器

東坡曰唐之初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而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圖李輔國奏之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諸

樂器摩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唐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偷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以李峴論毛若虛鞫獄不實罷相降蜀州刺史

孫之翰論曰肅宗逐李峴不惟為內臣所制亦昏暗而然也峴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論議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

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殺馬坊卒非凶暴之甚安敢行法但李輔國言卒之冤伯陽等數名臣案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亦言其冤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回之奏此豈非為輔國所制而然爾既為内臣所制枉逐正人賢相辨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猶為寛法是果不能辨事之曲直察臣之枉正豈非昏暗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强横撓亂

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位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方强横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為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内臣遂昏懦至此惜哉

藩鎮

范祖禹論邢延恩請劉展為淮南都統因除之展知

謀以宋州兵赴鎮陷潤昇等十餘州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又論裴茙受密敕襲來瑱瑱擊擒茙送京師賜死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茙簒奪之謀使茙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

也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司馬温公論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李懷玉殺元志子推侯希逸為節度上令中使就授旌節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

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禄廢置殺生予奪

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發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

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令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及大宋受命後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鑕是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

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李揆

張唐英論曰李揆與吕諲同相肅宗諲才居揆之上及諲以事出守荆南而政譽甚美再入為相密遣直省官往江陵求諲之事諲乃奏之揆貶袁州刺史噫揆欲陷諲乃自陷也且執大政於巖廊之上當思所以輔翼人主之道以澤天下而不誤蒼生不以喜怒

私國家之法不以親讎壞朝廷之公賢有讎必擢拔而用之不肖而親者必擯斥而去之庶幾上不負於君下不愧於人而反惡其有美政而恐得用欲求其瑕隙肆傾陷此豈有心於天下哉葢筆札之士非廊廟之器其始進也不考其實如南郭先生之徒及得位而不知所以為大臣之道而恃居中制外有臨高走丸之易而欲害外臣豈不愧於古之祁奚哉真懷腐而欲香入水而求不濡之人也噫身為大臣而父

事中人李輔國而復嫉害正人其後元載用事而罝之散地卒至流落葢亦有所召也

李勉

范祖禹論彈管崇嗣朝儀不肅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李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一

肅宗二

房琯　東坡　范祖禹　柳子厚　張唐英

李光弼　孫之翰　范祖禹　子由

張廵許遠　李翰　昌黎　柳子厚

韋應物　白樂天

房琯

東坡論陳濤斜之敗曰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
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
其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曳洛河雖
多安能敵我劉秩挾區區之辯以待曳洛河踈矣
范祖禹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
而猶以為將帥倚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
琯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已任是不量其君也君
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

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柳子厚相國房公德銘之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

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涪公而
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
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相玄宗有勞於蜀人
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
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
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懐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
德故不克立令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存乎人
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

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於州州濡其澤凡公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導公之道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

吾懼其去我也遽顧書於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張唐英論曰議者謂賀蘭進明不出兵以救睢陽致賊將尹子奇攻陷其城執殺張廵姚誾南霽雲許遠皆進明所致也今觀其本末則非進明之罪乃房琯之罪也何以明之且琯與進明有隙除為嶺南節度及辭之日具言為琯所排肅宗改授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守臨淮琯惡進明之戾於已也乃除許叔冀

為進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使權位與進明相敵而不可度制及南霽雲來乞兵進明懼叔冀相襲不敢分兵以援之遂致睢陽之陷嗚呼身為國相當天下横流奔潰之際不能進賢授能推至公以拯天下之難蜂蠆其心求釋已憾以亞相之爵假於兇豎俾伺正人而毒之卒致睢陽不救忠義被害一郡之民肝血塗地非琯致之而孰致之耶夫燕雀巢於一室子母相哺姁姁然自以為安也竈突火焚不知託

迹無地其琯之謂也當是時上皇在蜀天子在靈武
雖幽閨婦女草野童豎雖無知識必亦忿然思刷國
恥而琯為執政大臣曾不是思務為小人陰險之行
是姁姁自安也彼誠何心哉而杜甫區區尚謂其大
臣之子能自樹立蓋徒慕其風流虛名如王衍何晏
而不考其實爾噫此輩真地餅爾豈有益於天下哉

李光弼

孫之翰論李光弼斬崔衆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

法不尚威固難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
下將士使之一稟命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
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與部將為比而戮之則
置朝廷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
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
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為强横之態以輕朝廷也
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雖有罪奈奉朝命
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

師必無不從之理天子從而行法則將帥尊朝
廷威三軍二事俱得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
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所命至言宣敕則斬中
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彊横之態甚矣且如穰
苴為將於戰國之世斬監軍以立威者蓋苴起
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
有犯而行法用此立威以濟國事非謂已有所
忿也光弼授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

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況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言豈非强横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强横自恣此固跋扈者常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材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年為讒邪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彊横之態也可不惜哉

又論史思明降光弼使烏承恩殺思明不克思明復叛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其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也思明為禄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慶緒之黨表効順之節天子命為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

服其人赫然命使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恩命且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將圖之此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命書始降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矣此又豈事機也遂致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兊勢之盛數年始平由兹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有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

深慮之

范祖禹論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内惟其有信與義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為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陰與其黨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

命乎若事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子由論李郭優劣曰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之大義而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者彼其心甘為理屈而不肯屈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其志其後必大亂兇悖放恣而後快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

帝苟一時之便僞遊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始矣當此時高才志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此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卒百鬬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回紇謂為父而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如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

足云云

張廵許逺

李翰表曰聖主襃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建封邑厚死以慰生撫存以荅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臣節於是乎立伏見張廵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安逆謀亂兇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餘賊時竊據洛陽控

引幽朔驅其猛鋭吞噬河南廵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炅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宫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廵獨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逺出廵後議圖江淮廵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彊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

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廵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而議者或罪廵以食人愚廵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廵過以塞衆口臣聞人禀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廵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

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者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為國之體録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録瑕棄用非所以奬人倫明勸戒也且安逆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横

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攘獨克之志亦以

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廵之情可求矣設使廵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廵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廵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廵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侯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盖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廵倉皇之罪

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云

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廵者足可以為訓矣云

昌黎曰李翰所為張廵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

為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廵者開門納廵位本廵

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廵俱守死成功

名城陷而虜與廵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

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廵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

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

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

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

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云云

柳子厚論南霽雲曰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横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鬰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冦劇憑陵隳哭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髙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討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横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固

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㢘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北騎雖彊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稟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絶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彊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

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啗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劔之辭至德二載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爕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徒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慬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

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逆論者或未之思歟

韋應物

白樂天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規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一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二

代宗

大歷中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韓滉稱縣境苗獨不損 范祖禹

顔真卿降峽州别駕 孫之翰

藩鎮 僕固懷恩附 范祖禹 孫之翰

宦官 石守道

楊綰范祖禹

元載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李光弼張唐英

常衮温公

總論代宗之政子由

大歷中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阿附度支韓滉稱縣境苗獨不損

范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而阿

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察之在户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

於疎遠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顔真卿降峽州别駕

孫之翰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怨心可矣為人所言尤在觀其狀察其情也顔真卿之立朝論議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諮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事以為蔽塞言路過於林甫

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况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為誹謗也代宗雖非英睿之君亦非昬主真卿之賢非不知也載怨真卿之情非不察也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爾代宗行事素尚寛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寛之為害也如此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

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矣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朝大歷之政法度弛廢由此類也

藩鎮

范祖禹論僕固懷恩恐史朝義平寵衰奏以降將薛嵩田承嗣等分帥河北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人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由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

患乎

孫之翰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論曰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寵信内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勲厚德天下瞻望不與魚朝恩相叶為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戰賊盡力動有奇功材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衂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後事光弼憚其嚴不附遂

與朝恩叶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郭李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被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以懷恩止慮賊平罷𡧪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内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其已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有所憚而然也人君任用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馭之術賞罰

之典固不可失其機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無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則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寵數而不覺衰能盡是道則盡忠者衆矣肅宗代宗寵內臣過厚待將帥不至致懷恩懷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所有范祖禹論懷恩叛上自愧信不及人致功臣顛越厚遇懷恩毋并恐李光弼成嫌隙亦加厚遇曰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

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由不得其道也　又論以公主妻田承嗣子承嗣益驕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

之子苟欲姑息而又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孫之翰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内臣不擇而使之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年始平之尋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李

寳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遠擁彊兵署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固不能制馭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寳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寳臣果能與李正已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將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以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之心

必盡變今日已有成效必盡力使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寳臣正已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奬欲不效順不可得茍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為力焉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便也何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寳臣尤是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宜寳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於道中寳臣慙怒復與

承嗣相結正已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終不能制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是由不選中使所致也則天子任使內臣非材效已著行實已彰為中外所信者惡可用哉

范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實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宦官

石守道論曰明皇以寵任高力士遂啓禄山之亂天寶之禍肅宗崎嶇危難親被矢石頼元臣勲將克復兩京而國祚復興大寶不去故乃推功於李輔國使此閹腐之餘輙弄權柄朝綱隳壞忠賢道梗代宗即位為人主而敢凌蔑其怙權恃勢驕恣如此代宗豈無英武能忍受侮辱者盖權在於彼而不在於已也噫人君所以南面而治天下不下堂而朝諸侯御六

服偶合之衆持兆人生死之柄者以其權在手也今權在輔國雖代宗英武其能制之乎故但忍之而已猶賴代宗淵深有謀始外示優容而内思有以去其權乃虛加尚父以尊寵之而漸罷之兵柄既失盜入其室而首臂俱去無權胡能為也是知人君所重者權也固不可以假於人則萬乘之尊匹夫爾戒哉

又曰代宗為李輔國凌蔑幾至不臣盖以其方握兵柄權在其手不能制也幸而奪其權輔國不敢驕悖

乃復以兵柄授於元振則宜乎致吐蕃之犯闕乘輿之奔竄也且自安禄山反後藩臣稍稍不順非以長策遠馭信賞明罰則無以賓服之矣而來瑱當時賢帥有功國家裴冕本朝元臣立績無毫髮之罪纖介之過元振誣搆其獄皆使誅竄夫賞有功旌有德懼人不知勸今賢臣勳帥無罪而被誅天下不得不離心諸侯不得不解體吐蕃犯闕諸道之師不至誰之過與由元振一怒也吁元振一怒致萬乘倉皇京師

陷覆可嗟矣夫可為深戒

楊綰

范祖禹論綰上疏官進士明經之弊請舉孝廉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又論綰為相郭子儀減樂黎幹省騶從崔寬徹第舍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

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巳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元載

范祖禹論載忌李泌帝匿於江西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

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孫之翰論上猒元載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歷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盖宰相

任天下事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内結倖臣外樹姦黨使棲筠貳相守道寡援尚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賢與不賢胡不罷載而相棲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内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内外之黨知能惑人主始為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設不能助夫何憚而不罷之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既誅之欲加其黨者誅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

思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盖代宗優柔之主雖能察載為惡之跡而斷之不早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范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便其相視之如敵國主勢不已卑乎

石守道論曰宰相之任上則調和隂陽下則撫安黎

庭內以平章百姓外以鎮撫四夷國家之爵賞刑罰所由關也天下之政教化令所由出也軒階之下論道德而佐一人朝廷之上執陶鈞而宰萬物其任豈輕哉國家之治亂天下之安危常必由之固不可易其人也唐虞之皐夔稷契湯之伊尹伊陟高宗之傅說周之太顛閎夭周召太公漢之蕭張平勃唐太宗之房杜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任得其人故至於今法唐虞之隆推湯周之治稱漢唐之盛也茍捨

是而任之必致傾危故後世宰相非人而覆亡接踵
噫任宰相之事必有宰相之才不求其人但以年高
久次或柔弱易制或佞邪諂進或結託外戚或附麗
中人使使居具瞻之地處論道之職姦邪者則樹權
作福鬻官賣法以亂天下軟弱者則承違順旨循默
不言以固恩寵大則危社稷小則隳紀綱宰相之任
何可輕授也元載巧邪孅佞庸近凡鄙結託閹臣李
輔國遂為宰相故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

不得進綱紀隳壞政令頽弛貪猥盈滿賄賂公行海内怨嗟朝廷危殆猶頼代宗聰明早察其姦克行誅戮不然幾何不喪國也宰相之任豈可忽哉戒之戒之

李光弼

張唐英曰光弼平安史有大功於社稷古之名將無以加之然非純臣也何以明之廣德初吐蕃冦京師詔發兵赴難光弼與中人程元振魚朝恩不協遷延

不至此不忠也十月代宗幸陜避寇實倚光弼為外援乃除東都留守以觀去就光弼辭以久待詔勑不至乃歸徐州欲取江淮租賦以自給此有二志也光弼母在河中詔屢存問又令郭子儀轝其母以歸京師以弟光進為渭北節度代光弼終以魚程之故不入朝而死於徐州大不孝也且吐蕃寇於京師天子出居於外當此之時若以天下為憂不以一身之禍為慮奔赴行在掃清國難然後密疏於上請誅二豎

不為難也若度二豎不可遽除則功成之後退歸私第以養老母況代宗寛仁必察曲直未必遂有不測之禍何至疑惑不以忠節自全坐視國難仍拒朝命遂為自安之計哉忠嗣曰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而歸宿衛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又魚朝恩遣人發郭子儀父墓子儀入朝中外甚憂子儀乃入言臣久在軍中不禁兵士殘人墳墓多矣此臣不忠不孝所致朝廷乃安以忠嗣子儀而觀光弼則光弼

之議淺矣昔貫澤之會威公有憂天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葵丘之會驕而自矜叛者九國惜乎光弼無憂天下之心也其後部曲皆不奉約束此由已致之也若乃代宗猜忌有所屈辱愚恐光弼非唐臣也寬仁之主尚使不萌跋扈之節光弼之幸也

常衮

司馬温公論衮乞停賜御饌并欲辭堂厨曰君子耻食浮於人衮之辭禄廉耻存焉與夫固位貪禄者不

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哀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總論代宗之政

子由論曰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百度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摇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䠥奔於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

蓋無足怪何也容大功之臣背之而不疑外無姑息
之迹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懷恩之恃恩
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優容包
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驕兵也與之
較理則彼逆臣也其乘氣而兇悖蓋其衷乃可圖也
是其料懷恩於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
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
觀變也而代宗之恩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而傷

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巳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爾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巳聽之載惡巳甚誅之不疑竉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横也則殺之程元振之竉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

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於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伏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而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八十二